



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坚守诗意栖居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松堂自序 / 冯友兰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17-3278-5

I. ①三… II. ①冯… III. ①冯友兰 (1895~1990)

- 自传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4468 号

三松堂自序

Sansongtang Zixu

作者 / 冯友兰

出品人 / 宋玉成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爽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50010

地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经销 / 新华书店

网址 / www.bfwy.com

印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30 1/32

版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字数 / 260 千

印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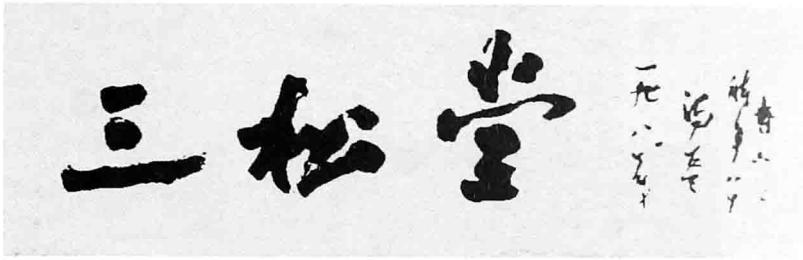
书号 / ISBN 978-7-5317-3278-5

定价 / 36.00 元



馮友蘭

(1895—1990)



著者自书三松堂横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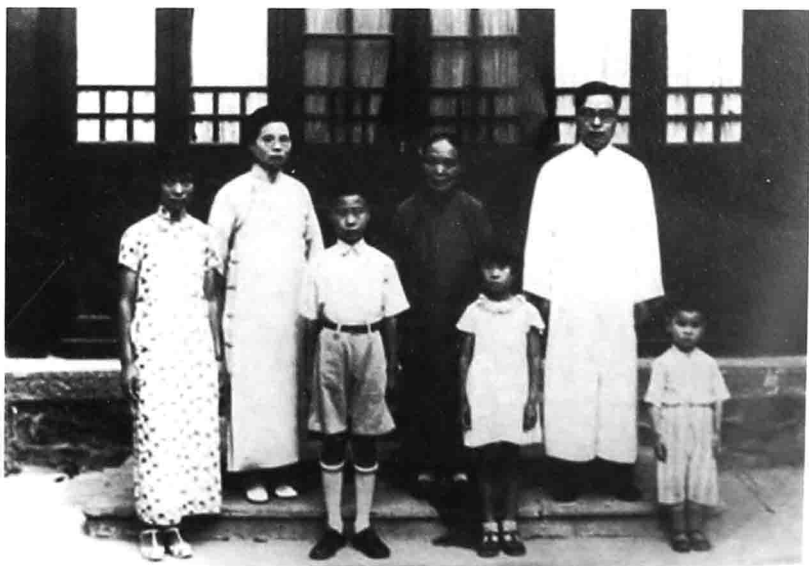
考进北京大学前的著者



一九一八年六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学们与校长蔡元培（前排右四）、文科学长陈独秀（前排右三）及教授马叙伦（前排右五）、梁漱溟（前排右二）等合影。二排左四为著者



一九二〇年与罗家伦等人在纽约合影。右立者为著者，左立者为罗家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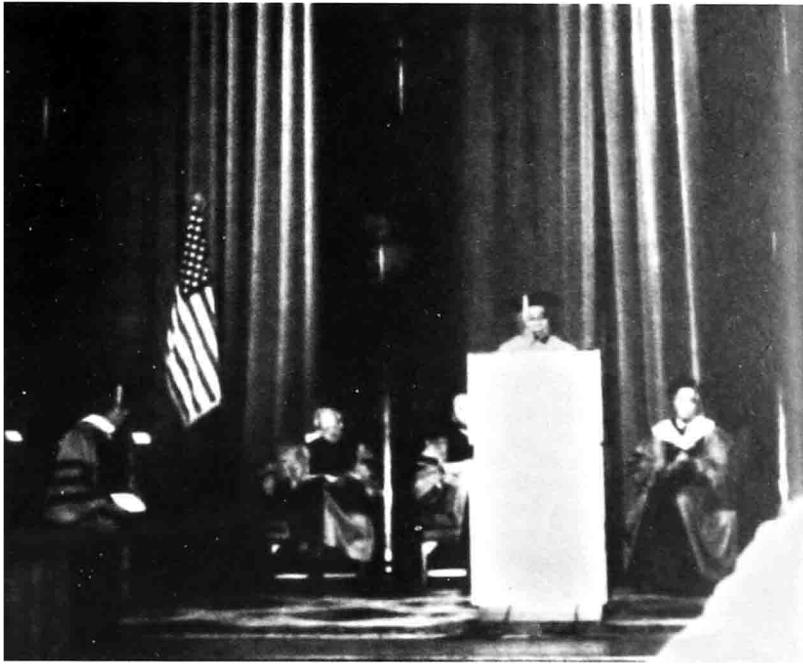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全家在清华大学乙所院中合影。中为冯母吴清芝，左为任载坤，右为著者。首排四子女，左起：长女锺珽，长子锺辽，次女锺璞，次子锺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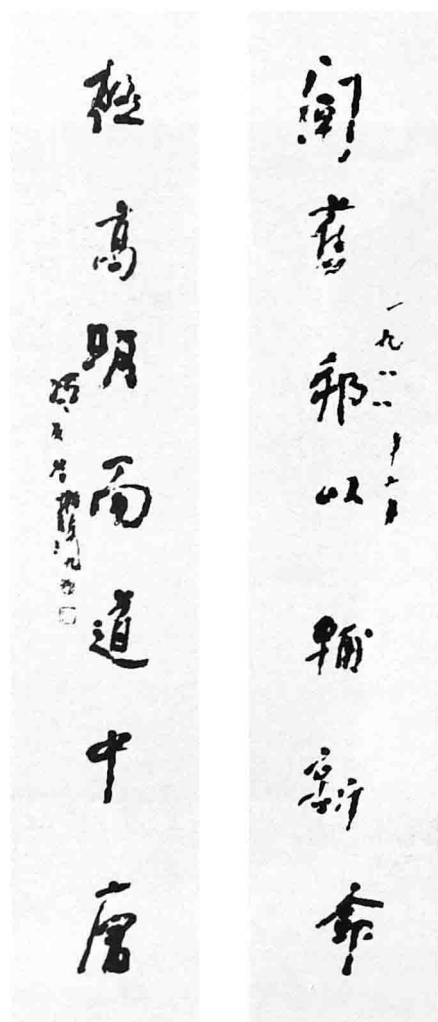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前的著者。
纪念碑上覆盖着联大校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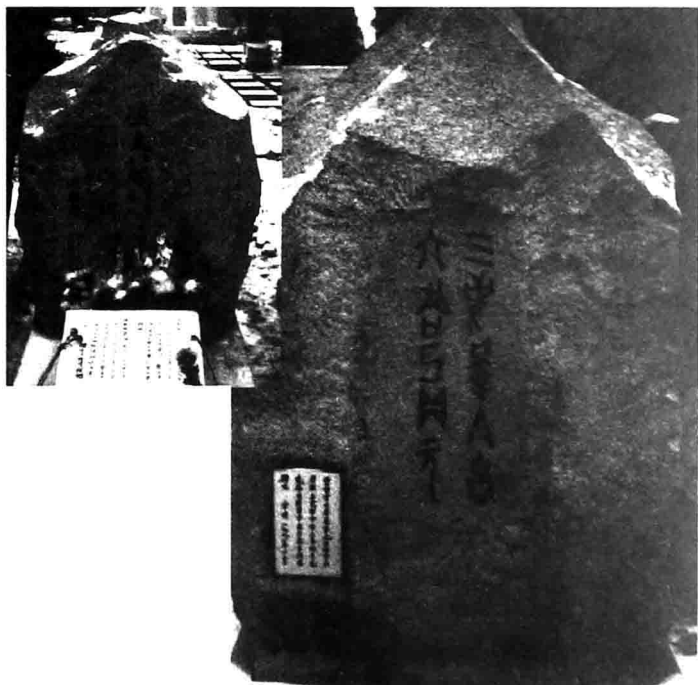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拓片



一九八二年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证书仪式上致谢词



一九八八年著者书此联自勉：“闡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所说为著者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所说为著者追求的精神境界



著者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墓碑阴古篆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是指著者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两卷，四十年代所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八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著者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

馮友蘭



目录

| | |
|--------------------|-----|
| 《自序》之自序····· | 1 |
| 一 社会 | |
|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 3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 | 29 |
|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111 |
| 二 哲学 | |
| 第四章 二十年代····· | 167 |
| 第五章 三十年代····· | 181 |
| 第六章 四十年代····· | 208 |
| 第七章 五十年代及以后····· | 236 |
| 三 大学 | |
| 第八章 北京大学····· | 265 |
| 第九章 清华大学····· | 279 |
|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 293 |
| 四 展望 | |
| 第十一章 明志····· | 307 |

《自序》之自序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入，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揆之旧例，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

冯友兰

1981年11月

— 社会 —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做诗，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做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